

大題三萬選

公孫下

孟子曰、天、一章

墨林集 汪如洋

天時不如地利

文雋集 羅廷佐

天時不如地利至七里之鄉

校草集 史念道

人和為戰勝之本得其道而吉兵者雖矣夫人不和則助之者寡雖天時地利無庸也審其不如而操其必勝微君子其誰與歸自古積德光之勢而成天下則天下者人為之也人中天地而立而極以至和大順之說操朝廷戰勝之權匪是而悖且雄馬雖伏食天之功盡地之力而其勢既內訌而莫無其策亦屢變而終窮此其故君子善之審矣今大戰危事也君子之所慎也然而有王者備不詳言之自今世諸侯王耽耽於封疆肥附之計煥煥於山谿深阻之形而無日不以兵革爭之於是奉陰符為秘授而風雲占候之說興據天聖以稱廟而鋒刃器火之備疎卒之兵連不解士死相當數下數十城而不足以守月夷數萬衆而無以與敵倘強驅此來而欲畔之人而曾無一戰而必勝之此是豈威星厭火而天降之不可憑哉至和化未孚斯大順之後弗協也且夫順氣成敗由一人可雜之于萬人而要必有所釀以基之應之者何和是也和氣致祥感諸人可通諸天地焉而要必有所撫以召之握之者仰道是也得其道以召和而順應焉知得其噴以驗所賜而天下應焉矣而其效要在天地而在於人然則世之舍人和而言戰者豈不惜哉昔者神農氏之世天下未可知也黃帝出而一勝於阪泉再勝於涿鹿亦垂衣裳之儀有以薰蒸而格彼焉後世不察乃以為兵法之祖及歲於商周屬革之會甲子乙卯曾不以吉凶判也而夫時不如地利可知矣太行峩落無須以形勢爭也而地利不如人和更可知矣不然者同舟之徒變而敵國四海之難發於一夫無論擁無名之衆失守險之宜老師靡谷迄無成功也即使金城湯池僅居四塞之固帶甲百萬振衆十萬自謂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君喜兵事而不恤人詔其士懷去心而罕有歸志不數十年之間而城郭猶題人民已非使後之人憑弔遺蹟沿襲而曰若後恭其天下之所順也若此都其親戚之所畔也然後知古之君子皇皇然務求必勝之道者豈有他故哉亦曰吾所以滅民固國而威天下者期無時乎得失之父而已矣

天時不如地利
——章
文萬集 羅廷佐

綜三才而推所重。大賢之兵法也。夫不諳三才不可為將。第惟廿
所重則人和尤要矣。君子之戰必勝。夫豈惟天時地利於不諳乎。蓋
聞之孔子曰：我戰則克。戰固聖賢所勿諱乎。雖然有奉計焉。無其
天紀無畔地。經處則有心合。一大勢既然。往則義勇當先。膺功為
奏。大桓文之不敢湯武也。又何必暮兵不試。然後稱王者之師哉。
今天下遠治平幾百年矣。七雄雲擾禍結兵連。一時雄傑之士。作
為權謀相傾。或為東旺赴鎬避實取虛。則曰視天時。或則守邊
待發。扼堅營戰。則曰東地利。嗚呼。後運極矣。入何以堪。彼豈不謂
權當世。集千古。乃君臣猜忌。上下離心。背叛日生。脣指莫效。何其
是藉木偶於人和之術焉。故也。且所謂人和者。亦未必盡舉天時
地利而廢棄之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文以分野。占九州吉凶。雜記
有之。王良策騎車騎滿野。老人星不見。則兵起他方。龍尾伏艮。麻
執之。旅吉。曜從南。吳擇乃何。設天時於決陣之日。若燭照若龍虎。
固不得以棹。慎。棹。寇之多謠。而眾疑天變不足畏也。今夫山河有
為國寶。形勢壯我軍容。龍山海而富奇脊之。初闢函關而走六國
之師。誰云地可不利。然吾聞之。謂以甲子興都尉寶。以甲子丙子
當是時。商都河北左太行右孟門。其險阻。特金城焉。池與夫秦多
十年已也。武以二萬二十五百人。背濟水而隔天宮。有云晉水。鐘
為絕障。乃羽檄斧轂。我旗直指竟拱手而入。朝歌之塘。是蓮何說。
哉。蓋得道失道異。而民心之向背因之。且天天下非小弱也。三
男之家如熾荆楚之兵。實繁寡卒。起足而能自發。不暇止。至以
水常山。鴻溝敗散。皆帶甲數十萬。服重載千乘。浴狗數千騎。以
誠能反客為主。將向之鋏戈矛礮。外力操強弓毒矢。以向我者。今人
兵力雄天下。君子任重。社稷民人。責膺丈人長。予不必言天時地
利。亦不必不言天時地利。妖祥是察式。憑箕風旱雨之情。原隰有
宜。下別陰陽流泉之性。我與衆同肝膽。當無暇不堅士。為我羅
甲兵為死。禮義之勢甚強而干擾為用。韓蒙精風角之占。策士進
屯田之計。智謀並舉。奇正相生。忠之屬也。而識者且稱然於殷先
王之五十二歲以還。我昭考之。十有三年以後也。

衡地利之重輕所爭不在大也。大地利固重於天時，而輕於人和者也。就所重以言，即三里七里，何非城郭哉？且從來以輕敵重者，國無大以重敵輕者，國無小以輕敵重者。實居中而互見其重輕，不此之審而徒爭大小，宜乎言形勢者，不復在蕞爾矣。夫先王之制，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所以治北人也。內為城，以衛國；外為郭，以周城。所以保此人也。當其時，上下輯和而無違心，雖有地利，益不足言。亦何有犯天時與太師同車之事乎？頃我太史叔，乃今之重地利者，往往舉以與天時，較而於人和未有聞也。夫龍尾伏辰，微兆亡城之謹。山河表裏，皆誇負郭之雄。其說詎不謂然？然而無形之旺相，固不如有形之既塞也。有象之榮澤，又不如無象之千城也。此其孰重孰輕，烏可以無辨？顧或固執一說，以地利為重於人和，則言天時者，亦將專重於地利。謂夫萬城已憲，固已濟於度，耽偏陽甚堅，何亦預於甲午？坐墉雖云屹若，不足當西伯之師。虎牢亦號巖崿，不能禁諸侯之戍。甚或廢婦投彷，而國君走避，營導敵而名都破。安見天時果不如地利乎？不知地利之失，有所以失者，其權不在天時。則地利之得，即不計其所以得者，而固本可全輕地利。是故言平城，不必其翼翼嚴嚴也。雖三里可也。言平郭，不必其言言危危也。雖七里可也。且夫華元之登牀也，城已危。董父之乘堙也，城已困。瑕丘叔之周麾而呼也，城已失。城亦烏可盡憑者？西郭而郭，並伐雍門矣。東郭北郭，並焚申池矣。魯鄆宋郭，役於齊，入於邾矣。邾亦何堪？蓋待考而況限以三里限以七里，顧此區區其何恃而不恐？然而地利之輕，不必在小也。則其重也，亦不必在大也。當此之時，無論其顧背城之戰者，幾何人？恥城下之盟者，幾何人？聖賢郭之讓，懷出郭之辱，蓋久矣。何人而彈丸雖小，宛然虎負之雄？一夫當關，儻扼鋒鋩之際，言天時者，留得以其小勝也。而忽謂無觀地利之果，重於天時，而其輕於人和，乃益信。

卷之三

天時不如

二
向

天時不

同文書局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據新集 許之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文鵠集
高學識

天時不如地利

二句 蘭山房文稿 張定基

夫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兵家所恃利益亦確論也夫兵家首恃天時次則莫若地利
而孟子以人和謂之論不創而確熟若曰自人主不能修德懷邊
而一切能是不經之傳各據其說以相勸諭而計乃全起而愈左
知君失策而推算不能搖擊固之全勢即據地塞而稱雄不足
拒楚齊之卒乘而猶曰吾將勉期而奏效而講曰吾將握要而
爭勝夫亦多見其不知量矣今夫天時地利人和皆兵家所尚策
士自矜其私卒此所長哉何不謂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
也哉吾得而反其說焉古龍尾而興師既亡無日城虎牢而用舉
而服不遠豈不謂夫時可乘地利可據而使必微此其皆誤則誅
車攻者何以必先占吉凶應王氣者何以必力據上流哉云狀而
材可取三敗必獲雖集板有陵而勢可過三帥竟嗟徒底豈不謂
盡天之咎地之宜乎使必盡序為鼠廢破孟津留何以皮牛
發亥之特許追幽館登阿以波冢夕陽之竊覽是則吾又安得易
其說哉而正不然蓋在世主利令智昏本不屑為推摩保聚之謀
即坐視百姓之流離而茫然不知變計況以術士學空曲談絕不知
有固本保邦之數惟各挾一家之智譖而昧然因議改圖再為
正告之吾為明晚之必衝以先王之韜微特天時不必論地利
不必論即人和亦有所不必存積數百年休養之恩以博一朝之
克捷非仁人所忍言耳然而一逆之則有其理即有其勢也古候
豈無害而不如衣裳山河之無害重關爭稅要而不如金石御虧
之不敗惟今日督斤鐵騎而勿用其加置邊塞而勿事其敵而
并田學機列辟共宏此遠謗夫安知遁鹿中原之果歸誰氏哉苟
度以天命之所歸則既地利有可恃人和有可憑即天時亦必有
可信為優先姓推誠之計以定一統之規模知百靈亦效命耳然
而萬全之策固在此而不在此也星經何難推測而不如獨擅雄
略與固備戰守而不知感孚眾志所以當日督號璣祇齊政而
莫體必廢以同後大非謂從龍俟命之鴻福民心此天時不知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謀兵者夫亦可以矣然矣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為用兵者衡其所得而人和益重矣夫天時地利用兵者所恃也
而莫不知人和也孟子故述衡之且言兵者有必欲測之機而審
智得待勢者智得情者知故聯眾志不指亂強用兵者貴策萬全
使無固結不解之憤而避難高密機而度發無當也曷言乎機之
難恃也古聖王義問宣昭宅中國大而星在天朝日在天駕留不
閒以機科陳全體之數自後世那本不問而審機者遂以天時之
說進知采鶴犬車躍次以決戎機既相孤虛推五行以誇勝敗
其愚者強師日遊磐石幾無可固之圖而數測陰陽信休咎之
轉欲色營於冥漠陳下弭安危之計惟知戰爭於狂夫此即
未暇巡檢雖舉同袍而試以地利情之果就虛而就實乎采莊之
機無可恃而惟此尾幅賴而耳帶礪尚可操主客分道之權故流
告者非以庚申不時陷而彈丸自附各本者非由丙子不假途而
車輜相依古今無冠明秦捷之庸功而鞠於陳師與必預籌乎便
輜則先從遠望何如界盡鴻濟也吾得而先斷之曰天時不知地
利易言乎勢之難恃也古聖王仁恩廣被一德同心而山林利步
原野利車並不間以形勝齊謀宜之法自後世輿情未既而度發
機則先從遠望何如界盡鴻濟也吾得而先斷之曰天時不知地
利塞以退雖心其甚不取也方深指臂幾乏河聯之廢而上游可
據揭竿競起而指揮而諭開闢之船大堅堪懼飲馬革不且謀笑
者遂以地利之說進矣四岳三塗撫陳區而暮遠略方城漢水爲
重而就輕乎富強之勢無可忘而惟此孚心腹而固爪牙自足莫
擗久安之計故淇水亦沫邦之阻禡不好而何怨乘輜武城爲
宗廟之藩籬不嚴而自能敵據古今有伏勝運籌之偉略而生聚
農訓要必先治乎度惟則曾晳司農何若全體思惟也吾得而直
斷之曰地利不如人和試進而言其故
經經緯史自歸傳詞他手之以堆砌見長者何止上下牀之別

天時不知地利
補拙山房文稿 張定鑒
為言其者示之革而退撲其不如禹大世之言兵春僅知天時地
利耳而抑患人和固足恃矣孟子以為選擇之且上古不傳戰略
之書而聖人從舊特著一乃心力則古聖行軍之道可知矣乃自
好談兵者出而各挟其一偏之見以馳騁於一時不知誠錄之故
既不若形勢之可憑而控取之於又豈若撫綏之足恃一為較量
其間而優游分毫矣今天下戰爭之日甚也由嗜殺人族之而雖
場之易賊也由人不和兆之嗟乎師克在和古人言之詳矣乃不
此之發而別求異術哉且夫世之所謂奇謀者吾知之矣一曰天
時一曰地利氣數本無足據而占星測景徒以為福極之歲月則
在天胸也日則在折木也歲則在元陽也謀秘奧於兩儀幾皆成
敗之得失其參照原局難憑而正位辨方遂以分強弱之勢乎
則取宋在也那則取青龍也子則取元武也相陰陽於九有則若
廢興之得失其極大苟能知斯人俾桓桓之夫子各勛奇効則
無理固然也吾得而斷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當詩
書而知人和之足重也四仲分司鳥火七政齊以瑞辭古帝不乏
吉天之時而遇此運以惟休寧何以景星廿靈不詳謀與之猶即
禡界不望冀州特示王者之無外而非以是延四百載之鴻圖而
湯有營而先言格殷武有告而慶金祐國從可知邦本在厚養民
義舉而軍谷自保而厥乎術數豈不足謂帝王本紀之書又謂詩
而知人和之足尚矣正月則利攀寄十月則誘日食後人非無吉
候之方而準元會以測興廢何以龍伏蟄春未入風詩之刪即晉
宇曾傳岐下特明利業之有方非以是為八百年之燕驚而征淮
夷則既敗既成伐蕪則有蕪有蕪從可知積畏在民豐農情解
則兵瓦自擗而屏起惟謀春始可歌麗武關雎之雅則其長天時
地利之不足恃也試追而實揆之

雖天有時為有國者之所恃焉。天時之說，備載於經，有未足深相恃者。孟子首揚之而告當世之侯王曰：「入戰國宋，軍旅之事，作知吾謂不知天文者不可以為將。」不道經學者亦不可與談天。吾體弗尚議辭之書，而術士專主陰陽之極。北其說為有國者，預籌之遠古無庚申之紀，自是得河洛聖人乃取五行之生剋，而手定其經。此天文之所從始也。然大衍四十九數，要悉本知神之妙用，而爻群之說，弗屑用。所以治曆明暉，革今僅傳於湯武，至一切萬長者，短僅氣見，復人卜筮之筴。脣齒者，其不可以不讀也。聖皇初無占玩之頃，自歷夏宋，虞周聖人乃權四伸之水際，而用重其則。此天文之所由盛也。然周歲三百六十，娶妻忌歸，敬授之神明，而福極之徵，從後馬所以撫辰凝緯，晦甲申命于義和，至當時，雲燭星相物，不附謀典，存歎之次，推詳者其不可以不讀也。至於周詩用夏正，改月改時之令，亦既備載於幽風，而正變無端，從遷惟其自決，讀正月之詩，而終雷用刺也；讀十月之詩，而朔日吉凶也；卜雜然諸事，往以陰滅陽，是明天變之在上，皆不解興王之作，頤所謂月在天，卦日在祈，本乎自然而不詳未嘗舉以補酌服之缺。此以知天時之可憑，而未盡可治也。周禮設天官，致日，致月之文，亦既備詳於鴻臚，頤欽祥並廢矣。王自在當郊，號五帝之廟，而曰慶曰祥也。觀十輝之奇，而曰侵曰象也。九州所封，封城之在，在以占星測景，示天紀之無違，但不解聖世言謠，所謂辰在元，櫛農在星，歲在鶴火者，每反常以為異，不盡似乎分野之切此。

以知天時之可借，而不皆可信也。自唐人子弟分職，降祥之說，夫固莫言於春秋，惟禍福無常，休咎皆其自然，火勝而吳其火，龍伏而就其春，以為天之垂象也。夢見而脊帶龍雲乘而楚弗榮，又以為天之遣人也。他若祥符祥冤，諸凶時，以彰往察來驗天經之弟夷，特未辟灾官未安所為，星率三震，電一日食三十六者，皆大晝不一晝，而初不問修祓，祥之謠，聖人明王遁天時，固可知而不盡可知。昔季布有國者等之，興師落葉經義論，論引星辰而上揚日月而行。

衛地利之畫程，而人和其要矣。夫地利似有可勝之難矣。然天時可勝，而人和不可勝。脫於城池之委，不可既然於不如之說，卒且恃耳。孟子繼天時而遺於之，當殆別有在。且自列邦不以王弟，而以興衰，其不恃也，是為雄圖。據上勝為天府也，大得全者，皆失可恃，而地之勢，要不盡可恃。不此之審，而謂版圖源流無事，壯軍營上，宇既恢無事，爭名則天下之小有過，而終歸於無可憑者。何若是之較然可制耶？天時不如地利，吾知世之談地利者，必曰吾恃有城也。恃有池也。恃有兵革與米粟也。雖然，此果可恃乎哉？蓋人心之雄，最重也。憑上勝以制勝，雖復彈無所策，其害似也。然而山河表裏，可以爭地，要不可以寄于城。策萬全者，所當奮同仇敵忾之思，而不徒有雄圖。百二越天，整以完中，雖遺物亦將退而聽似也。然而壁壘森森，足以因藩縫而不足以聯心腹，操勝算者，惟勿非益地，幸造之策，而致忘夫君子六于地利，不如人心是人心之雄，繁嚴重也。而謂地利果可恃乎哉？然必以地利為無可恃，則城之小限，以三里郭之小限，以七里郭之大限，以七里，顧北區，原非然。諸華往往以陰滅陽，是明天變之在上，皆不解興王之作，頤所謂月在天，卦日在祈，本乎自然而不詳未嘗舉以補酌服之缺。此以知天時之可憑，而未盡可治也。周禮設天官，致日，致月之文，亦既備詳於鴻臚，頤欽祥並廢矣。王自在當郊，號五帝之廟，而曰慶曰祥也。觀十輝之奇，而曰侵曰象也。九州所封，封城之在，在以占星測景，示天紀之無違，但不解聖世言謠，所謂辰在元，櫛農在星，歲在鶴火者，每反常以為異，不盡似乎分野之切此。

以知天時之可借，而不皆可信也。自唐人子弟分職，降祥之說，夫固莫言於春秋，惟禍福無常，休咎皆其自然，火勝而吳其火，龍伏而就其春，以為天之垂象也。夢見而脊帶龍雲乘而楚弗榮，又以为天之遣人也。他若祥符祥冤，諸凶时，以彰往察来验天经之弟夷，特未辟灾官未安所为，星率三震，电一日食三十六者，皆大晝不一晝，而初不问修祓，祥之谣，圣人明王遁天时，固可知而不尽可知。昔季布有国者等之，兴师落叶经义论，论引星辰而上扬日月而行。

德知情地利者，大賢固為之覆掩焉。天地利非不可恃，得不可執。精耳。孟子繼天時而遺於之，當殆別有在。且自列邦不以王弟，而以兴衰，其不恃也，是为雄图。據上胜为天府也，大得全者，皆失可恃，而地之势，要不盡可恃。不此之审，而谓版图源流无事，壮军营上，宇既恢无事，争名则天下之小有过，而终归於无可凭者。何若是之较然可制耶？天时不如地利，吾知世之谈地利者，必曰吾恃有城也。恃有池也。恃有兵革与米粟也。虽然，此果可恃乎哉？盖人心之雄，最重也。凭上胜以制胜，虽复弹无所策，其害似也。然而山河表裏，可以争地，要不可以寄于城。策万全者，所当奮同仇敌忾之思，而不徒有雄图。百二越天，整以完中，虽遗物亦将退而听似也。然而壁壘森森，足以因藩縫而不足以联心腹，操胜算者，惟勿非益地，幸造之策，而致忘夫君子六于地利，不如人心是人心之雄，繁严重也。而谓地利果可恃乎哉？然必以地利为无可恃，则城之小限，以三里郭之小限，以七里郭之大限，以七里，顾北区，原非然。诸华往往以阴灭阳，是明天变之在上，皆不解兴王之作，颐所谓月在天，卦日在祈，本乎自然而不详未尝举以补酌服之缺。此以知天时之可凭，而未尽可治也。周礼设天官，致日，致月之文，亦既备详于鸿胪，颐欽祥并废矣。王自在当郊，号五帝之庙，而曰庆曰祥也。观十辉之奇，而曰侵曰象也。九州所封，封城之在，在以占星测景，示天纪之无违，但不解圣世言謠，所谓辰在元，櫛农在星，岁在鹤火者，每反常以为异，不尽似乎分野之切此。

以知天时之可借，而不皆可信也。自唐人子弟分职，降祥之说，夫固莫言于春秋，惟禍福无常，休咎皆其自然，火胜而吴其火，龙伏而就其春，以为天之垂象也。梦见而脊带龙云乘而楚弗荣，又以为天之遣人也。他若祥符祥冤，诸凶时，以彰往察来验天经之弟夷，特未辟灾官未安所为，星率三震，电一日食三十六者，皆大晝不一晝，而初不问修祓，祥之谣，圣人明王遁天时，固可知而不尽可知。昔季布有国者等之，兴师落叶经义论，论引星辰而上扬日月而行。

論地利而及城郭右有不妨於小者貳夫地利莫如城郭然亦惟
大者可恃耳三里七里乃小其孟子意謂今諸侯王據地數千里
大抵皆城郭之國也不知形勢闊平屏蔽固實有莫大之規
雖在於平陸或第在彈丸之細世主間疆拓土雖嘗以保障自
亦何妨即勢所最難憑者極為擬之斯今夫言地利者豈不貴有
城郭哉必謂大才相錯無事壘冢突第處無類拱衛何以鄭之
管有必守原之障有必登也輕城郭而不屑修完規圓者得毋疑
其失範矣謂雉堞穿礪乃堪保聚虎牢雖恃乃足屏藩則是定必
恃乎無師成必資乎呂伯也論城郭而務期廣大固固者能勿榮
其拘泥則有如城乎人民所係社稷所繫城未可廢也若徒以三
里見則布可憐而士不精董父之旌旗可奪而俗無類叔盈之武
尚得不重閭于營城之壯端在規模三里而亦指為城也其規模
可想矣則有如郭乎徒稍以陵圉賴以守郭未可廢也若僅以七
里闊則即無梵門而未已覺孤危難恃縱少入郭而守亦虛保守
雖無而得當尚要爭規寢之局多資形勢七里而亦倚為郭也其
形勢可知矣由是有自尼其小者謂淇鄧恃險羅光清於庚申偏
陽其恆亦且亡於甲午不必三里七里而已有雖子者何僅以三
里七里為也豈必挫於淮每三里則并不易運宜疏於防患七
里則患不勝防踏地踰天吾知旁觀者方深扼腕之嗟當局者亦
學僕憂之切也曰城乃僅有三里郭乃僅有七里由是有共幸其
小者謂臨淄巨鎮且可入其郭與添湏雄藩猶復以其遠路不僅
三里七里而猶有可圖者次健以三里七里限則折衝即有試士
三里是足情折衝控制即有勇矣七里曷足遠控制據其形隨吾
知守小者或重矜情之念爭雄者不勝布幾之思也曰三里何足
言城七里何足言郭如是而攻勝之也決矣然而有不必然者

計里以言城已為守之者危馬夫國之有城宜多以里計也乃僅三里焉論地利者不已為之危乎昔恩太古之初野不營城自後聖有作而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之說興焉洎乎晚近紛爭日起中原大閭數坼亦且尋詩百端豈非深講乎廢墟之計哉而不知當據在望正不必其址之實也蓋即長爾彈丸而其城有約略可計者今天地之廣也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三萬六千里然方輿大境未必皆可守之區尤莫尤闊未必盡可據之處是故國之有城如屋之有垣不特作些者作此城宅鎬者宅此城卜洛者卜此城而且城東方者山甫有命城朔方者尚仲有命城就城諱則然師召伯有命城之為地利也何固哉有與且夫城貴完不貴破也城貴大不貴小也臣欲其鑿區厥其與輪歛其廢雉歛其死雖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然較然思微以利授者往往人為之城於是秦築咸陽南齊併即墨矣外此守者皆指揮張皇龍山駢將者尤不可那數以此言城城之大不知其數者里也至若當道強縣聊固吾固城防城而宗邦不絕難集之號城皆城成私室亦為苦化之計大約皆不止於三里然三里之城亦往往有之獨是城而三里以千里為井之數較之其地僅有三井也以三百步為里之數計之其地僅有九百步也平居無事之時求所為慎其四境結其四據已不可得一旦有事登陴而守者守止此三里也乘堙而望者望止此三里也陁堞而窺者窺止此三里也以為無城儼然聚族而處以為有城遍殊蹊革之形而猶得號召於城下曰雖衆無所用之乎又豈得憑陵於城上曰表裏山河必與害乎則甚矣不可作者莫如三里之城也雖然莫謂三里之非城也即其謂城之僅三里也姑無論宗子雖城有如磐石眾志成城亦若金湯而即以城言有此三里則故邑雖微究異渠邱之屬偏隅雖小亦資保障之非設諸侯王有自謂得時舉中以向此三里者其勝與負固未可知也

更驗地利於郭其制可由城而推馬夫郭所以為城之備也昔由三里推之其制亦不離乎七里者近是且國家將恃地利以為守禦此內患弱而外示強之勢也况其設守者更自內以及外斯其拓地者必易弱而為強盖多坐備四郊之兵中盡廢則拱衛彌脣當閭資重閉之郊步增則規模式廓不謂形勢所限內與外不甚相遠既亦聊固吾圉而已矣如言地利者豈惟在三里之城哉廟社朝市之所任保隣既樹其防齋列雉發完都邑之境而牧馬不設邊隊之備弓箭下要堅將車手於長驛之無阻矣故據京邑者收二鄙而特角宜成扼襟之險鎮處仁鬯之無處莫封已為之衝禪持陷距異壤鄰之惡而堅居於焉為有野之譚破背城借一將驚心於進退之易失也故待暮客者情重門而轍車遂定相休之局此城之外所以有事也夫郭亦正不在大耳敵人間謀之來竟何必先於其近郭者城之蕃籬也我觀春秋以水小殺中疎然後僅才於變而郭猶未聞意郭斯固無關要害亦然何以參據東南共望西谷之龍楚都郿郢北門更服中忌之略如郭屬於城其鄉閭非通途可說也我國確更之告備宜必遠當其折郭又城之門戶也我思先王之制大參中五營城嚴立其燭而郭獨不虞意延袤固未有定程耶然何以鄭焚陳剽執營者不問宛邱之為城入郭郭臺羊者早向達皇而逆墮知郭都平城其制度亦略略可觀也即以為七里也所保五升墮之由興王崛起七十里憑藉有基以今之郭視之是十分僅居其一耳夫乘棘解廢亡辱而卒其痛采樵致餓據陷而覆其軍彼豈惟是七里之郭哉而七里更奚足恃也莫負郭之民非有隔淄比萬戶勦出郭之眾抵同處消七百人重險之亘嶺道準一隅之坐撫接與聞於古歷不較諸商於之割地而猶稱益其數與蓋宋鼎鐸之邦王室屏藩七百里提封大敵由今日之郭觀之又百分而得其一耳夫雍門告警曾焚竹於齊新新里命召徒入版章於秦國彼固不止七里之郭也而七里尤渺乎小卑郭外峙轉輸之張櫛種復命於七胡郭門簡持鑰之師賦車但莫卒七里郊關之鈴鐸直逼下邑之障墻計追路於近畿特例以齊師之追踐不又若合其符哉

卷之二

讀史集

三
句

環而攻之

政之

三

1

同文書局印

萃華集 彭大齡

三

慈湖書院

不勝出於環攻非因天時之不得也蓋攻之欲其勝況師環其體
爭由不勝而還全幸環攻天時不以持久而得哉嘗思主客之形
所以不相敵者往往帥速而發無以占時日之令取若乃乘墉弗
克既非一面之當則以律行師會見三軍之老以範越者而難言
奏凱豈師臨其疆土之未操全策哉夫亦運按焉而知王相之可
信矣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彼固有以自守矣而言天時者於此
一方將敗其虎龍肆其鬚角渺彈丸之勢猶勝多譖遺恩敗於我
馬力攻不備冀一鼓之作氣詎決日之徒勞于斯時也不有藉乎
環而攻之者乎彼夫謀告有騎軍龍旗門之間風歌不饑兵還魚
齒之行曰木攻之過召陵師遵空微縮酒之供送路入盟竟許奉
羊之逆曰未環而攻之也至若諸侯久於偏隅而建輪轂布不僅
如東門五日之圍宋人辭夫誠亡而易子折臂且欲推軍糧七日
之熟則是環而攻之而不勝也噫異哉何其完守以堵仗信以築
壘當之察敵賦之餘而不虞一矢以加墮也議者不察以為大抵大
之罪不容功而退飛輪之王於指日而施當無有言天時者日在
軍中而申倣之也則其未得天時也信可慮哉若然則豈猶未攻
之原猶未環而攻之厥大環而攻之而天時安有不得者大抵大
道非所及氣數之休咎感殺豈無情無信者所不能到而利倣往
貞於往無不復則引日月而會風雲必有不得於彼等得於此者
矣夫是以乙卯殷以甲子元日之積世而值者也亡及鴻火害及
鳥帑此時之厯說而逢者也若猶是羅鳴鐘鼓之鳴陣伍合圍之
計吾見卒未取鉞卒已取鉞可屈指而期矣已亥焚西尚壬寅焚
東北可指日而程矣環攻必得天時而豈非城無不克郭無不破
者哉然而不勝者即在三里七里間也言天時者於是殆窮矣

環而攻之 政之
范華集 彭大齡
因難攻而久於攻當即所攻而綜計焉夫不勝而出於攻且出於環而攻則其攻非偶然也胡不然計其所攻且事有難以制勝者非由前推後而念其勞不知殲精而瘁慮也非由後溯前而度其勢不知老師而費財也惟能於智盡能索之辭遙溯決議定計之始則前之未暇深思者方期犯敵以制變及其進之既久詎得曰師遠而疾不能養其全鋒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已極矣則欲虛功克春夫亦何待躊躇何待審慎而必計出於攻且出於環而攻之乎乃竟有不能不環而攻之者當其未攻之始豈逆料乎攻之甚難豫為兼權而熟計不謂歌楊柳於春日奏捷者未收南仲之功咏零由於三年然浙者幾等東征之緣軍南門而坐北門固不得謂攻之未周矣當其方攻之際豈早計乎攻之必久遠為原始得謂攻之未周矣當其方攻之際豈早計乎攻之必久遠為原始而要終不謂決今莫克乎三都東塘者雖笑吾城之無左右雖勤乎二廣築室者究去宋國之闢張我弓而執我矢亦不得謂攻之不力矣其不勝也乃即在環而攻之者哉今夫攻之不可以輒論而亦視乎所以攻之何如耳倉易一叩陽華之民以出此初攻之而繼不攻者也智罄一念偏陽之布可登此始攻之而後益攻之者乎也夫攻其城而不攻其心固為下策攻其城而即環其外亦屬奇謀湖為守其攻者亦當懷累卵之危而用其攻者反坐困彈丸之側也則欲進求其故安得不即環攻而辭計之乎當壯猷難恃之餘不追溯從前之間尾或轉自悔其寡謀素已環甲執兵覩冒矢石耳則非同於逡巡退縮可知也臨衝初不見其間僕夫亦幾形其氣試底徊而想像高應自信遂籌決策之固已如是耳當虛殲未償而後不還患往昔之艱難或反歸咎於輕敵昔已車殆馬疲罷勞士卒矣則非同於輶望游移可知也前後既列魚麗之陣彼復成犄角之形試反覆而追旌馬箚自討師勞力竭之竟至如是耳大環而攻之尚得謂未嘗攻之乎六步七步其間之進退若何四伐五伐其間之擊刺若何裏種坐甲其間之餽餉相繼又若何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而不勝者乃即在環而攻之者說

環為致師之策讀周禮而義可得矣蓋非環無以知師之吉凶也
筮師為環其義不釋於周禮乎且自來行師者必當擇謀賊察軍
屬此夏官所以設環人也顧智敵有謂環固任周巡之號而興兵
可決環實憑占驗之符九曰筮環筮人掌其職於筮召軍吏而合
謀者初不煩度卜於先君廟如城三里郭七里是其筮此城郭春
必先筮更而筮易也夫邦則卜遷於緯邑衛則卜徙於楚師將環
據奧臨原水保靈長之祚抑其守此城邦者必先筮城而筮此也
夫僉同馬而筮協從衆歸馬而筮得吉將城成衆志復何處猶稱
之謂不謂致師而筮春乃竟出於環也或其師而可致無則如晉
侯納五筮與卜誨而天為澤以當日多儀用享于上公此師之可
致督環所以諱其吉也或其師而未可致無則如趙鞅拔鄆室與
占邊而水適火為沈陽吉社獨師於元子此師之未可致者環所
以審其凶也而於是下令軍中召鄉帥致衆庶召族師合卒伍召
縣師會車儲曰今日之事未知臧否請筮之爰追筮人端冕拂塵
命之曰假爾奉筮有常某將以某月某日致師於某必使無堅城
無完郭惟爾有神尚克知之筮者筮得卦過某之某乃占三爻皆
吉以聞乃發六軍長驅而進此環之說也有無待於環者歲星在
越勾吳反受其殃星象之占亦行師者之要矣顧星之占取於象
理之筮則決於數也春也伐管狐獲三去備也援齊進集五氏兵
機不可豫決乎況筮環亦必筮稿宜杜造謬訛國者將過山川
以底告而環則早已乞其靈有無取於環者龍尾伏辰上陽寶當
其講論言之驗又行師者之常矣顧諸之驗考以謂環之筮則詢
以事也緣應山陽耳也見獲占符日月也知傷仲謀不已來告
乎況筮環亦必筮參星既入豐揚軍旅者方選將帥以出征而環
則早已示其兆蓋環也者所謂筮可致師否也此而攻之時哉弗
可失矣何決勝於天若竟不能爭勝於地耶

夫理而攻之必有作天時者矣 大題金聲 章水炮

城非不高也 焉不以兵革之利

觀海集 張存公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p

卷之三

城非不高

城非不高

城非不高

一
句

同文書局印

存真集 賀朴齋

存真集 賀相麟

文淵閣 腳註

城非不高也

分卷集

城池兵革乘衆手益于將參其所恃而搏循其可恃也意譏人

深也。為情地利者，固憶及之。其城池何嘗不高且深乎？今使人於

有誠矣然非不高也城豈為人任登哉。且吾言地利而自舉三

主所恃以爭衡於天下者惟勢而已矣。善政者謀於安，每逞其雄以自強；善守者矜於常，尤憑其雄以自衛。勢之足恃如此乎？然吾謂非勢之足恃，有東而不恃，豈以自衛？勢之足恃如此乎？然吾固有勢之可恃，即中者未嘗無勢之可恃也。請即天時所不如者為之。天下諸侯王備陳馬，今大河山嶺帶轡之豐畫郊圻者，亦嘗謂之。惟深定疆場之務，修牙旛者尤莫儻。蓋兵家若不識通於此地，今必欲敵而垣堵，平而濶潛，安戢而支，則毀棄而禽，王昌相應，不以其威與天下相安於風雨也。今世諸侯王必不識，則有為之箇者曰：「臣請舉尤客桃林峻崇墉，危來不可上也。則城宜高，又有為之策者曰：「臣請通刊溝洛伊涿，當用限合，天壁不可踰也。」則池宜長，又有為之策者曰：「臣請收隸城以續其泉，庶足以製噴犧子，不虞之備也。」臣請飭倚處使任地，令廩庫使登耗積，不謂之原也。則兵革宜堅，非求宜人，孰是哉？將以兵家制勝之能，無過於城池。兵革未果，請大壘而惟恐其不高不深不堅利不多也。雖然吾嘗思之矣，且夫昔之據此城池，兵革未果者何如？不可懷然悲憤。彼夫當垂劍之初，可藉以開基而玉其城，在守文之代，亦無妨繁革而安惟此焉。馬堅利與多馬者之為可恃也。乃何以後人喜於實足，動懶淳感情之懷？方且仰道封勤為片舉麾，半顧縱沒於泥沙，而豪秀盡離，倍切行吟之慨。因而喟息深嗟，以為彼之所為城池，兵革未果者固非不高不深不堅利不多也。此可嘆惋也。而直矜其虛備，且天今之撫此城池，兵革未果者又何如？不可懷然悟哉！使其跋蕪發之心，既可因休而舉槳，況無存苟安之思，亦可俛臂以圖存？惟此焉為堅利與多馬者之為有備也。乃何以境過延頸，尤不勝大鷹吞嗟之致？方且二陵風雨，洒漢崎西，四境烽煙驚心舉鉞，而數朱術於猶並為封殖之謀？從不堅利不多也。此可參觀焉以徵其效爾。

距敵方至而保障無虞則雖欲為完郭之譖沒腹之計亦難明矣
捨金湯安乃追蕩當初亦有萬傷之雄足以張其勢亦有子尋其
隘足以阻其傷敵人無長擋之便而我軍有詳衝之功如倚如礪
之雄固儼然在目也天時不如地利則地利尚失天地有可以熟
我之守者城也地有可以制人之攻者池也城與池有不背其立
且深者假使令被重門而不求保聚無能奮擊而不切防禦則當
矢石撲殺而不能俟策士用權謀一制強都之存仰吾知寧觀未
猶督相謀曰此城未築池未鑿之咎也假使未壘可上無庸捲而
而鑿淨水非難不必爭舟而濟則營烽燧告警而不能使我邦卒
氣勢相援大敵之逼豈可不急為猶得自語曰此城不高池未深
之咎也即使塗墻屹立可以為內固之間防而言乎則就且無
濟或可藉游泳之勞難躍而齊未堵內則雖登陴可守能無崩
旗之危而嗟咎諭之徒存即使天豐周匝可以拒外來之烽火而
言乎城則門非重關或者假道達之便須臾而入我重關則雖有
水可期能無因鉅鼓之聲而嘆川源之難恃而孰知其城固非不
高其池固非不深孰取旗何以先翟莫身何以得濟彼獨無城與
高其池固非不深孰取旗何以先翟莫身何以得濟彼獨無城與
池乎千古世主存興決不以時勢之艱難遂消其智計故雖中原
爭戰亦且於城而勤休繕於池而謀隄防乃自成焉每未衝拔者
五日圍城執戮者偏師飛濱逐全後之續史者幾疑其堆积之未
完泥溝之未備也夫豈直未完未備也哉狀門何以出千人踰漢
何以限三河彼獨非高且深乎自奉人君蠶起必不以邦家之居
而偶息其行省故雖外患頻仍猶且於城而當其衝於池而扼其
要乃自征肇迭致入郛而犬牙相制沿漢而尤視堪蹙或令後之
論者其歎其環堵之易傾穿卒之易廢也夫豈在易傾易廢也
昔合之兵革米粟而皆可委而去之也特地利者何如恃人和爭

之誠誠以襲國者未有不先謀其城者也顧第言城而其城或可守則無以發作地利者之心而反以藉謀罪於城者之凶謂雖有城仍若無城吾亦焉用是城為也果爾則城誠不得辭兵則何也城固利於高者也昔先王知無固不足以自衛故丘堆雖厚固之修許許雖限心有平城之毒取志有成城之敗而保所蓄非有危也奈何以圖國家於望石且恐恃險過所以自慰雖輪椎瘠百堵之勞尤害彼陽以萬而困諸固之兵鼓退以而待十旬之久知雄關可恃必有言言者乃以保社稷於越秦固利於高者也雖然高不高亦何當之有充辱城者之心必其並無此城乃兵可以為藉口之地耳然而不必也但使所據而者果無壯觀之形便宜可為自免也曰吾之城不高為深文說者即以城真不甚高亦未許援為口實者也而正無庸也使彼忌而登者實宜幸隨之形人亦將相與怒之也曰彼之張天城果不高乎哉天下有有形之城有無形之城嘗有得一因即倚為長城之奇者其高誠無形也若有形之城則其高已矣約闊闊而基登登平日之修理其城者宜不有素乃何以傳所及遠勝者或且因取族先登一語追疑其體致之未崇追身其底而復嘆向之疑其未崇者其體致非不如斯也謂明明仰謂高而奈何以不高疑之也心中之城雖高目中之城豈高人有一旅偏師而難如高山之微者其城在心中也若目中之城不高亦寡矣春秋補而仲孫隱每歲之完繕其城者豈不甚周何以事復出詳考史者或謂至守陴皆天之爵追咎其規模之小及徐存其體而築畎向之咎其未峻者其規模非不甚壯也明明高無以高而奈何以不高咎之如此城固地利之首務至高而城之事已若高亦城之所當然既已高而城之實已諭若充其委土之次而首備卒之成之下高也子曰丘生丘生

不堅利，不多也。此可參觀焉以徵其效爾。
吸盡題神文氣尤古茂，其才未易得也。

坐實不高翻跌非字都從安而去之復想出亦迎字訣

池水不深也

卷之三

兵革非不堅利也

革辭編

奏而去之至成

羊城上取壹名 汪肇淵

莫則池以深知深者可也惟其夫詔地利而至池之深固可謂而實未可恃也然有恃此池深者孟子故由城而適反之間之楚方城以為城亦涉水以為池未嘗不謂就其深者渺無津涯之可測矣顧經邦必先度地而興利尤在浚溝則由實媒以言實皆不見夫襟帶依然而自以修渠之利為可恃解之論地利而先觀其城既非不高矣惟難堪之處盛說不等獎布以登君徒張國勢然舉土者革已誅秦闕百二而涉水者人多當營阻三河也溯燕師之算此亦既同來望而望者用胸推濶然升高者目足表長城萬里而臨下者豈必不恆冰一方也則試由城而進論乎池其宜乎深也明矣而如其不深猶細或等於行潦之酌發不並於河水之淨吾知外患方殷守陴者雖三百雉之非雙舟者且不難三刻而踰矣安所恃而不恐且其不深也近不能蓄澆溉之功遠無以通舟楫之利吾知外侮方興振旅者可免城上之呼哨指者已莫解舟中之勢矣安見不可方過此之池何如哉池非不深也豈無有是池而初不恃此池也時猶取切臨深之懼于來頌靈沼之詩其果僅守此池已乎如第曰上流可限也矧其百步之觀都非不足以指河而設警知有以備旱澇者在此池有以嚴保障者亦在此池而浩乎無際夫豈罕於寒嘵注灌渠其涉澤豈無有是池而徒恃此也之深也哉梁伯溝宮而號曰濟魚人沒沫而地見侵不踰車轂此池已乎然既曰誠鑿頃興也則且浩淵之勢者非不足以度其勢自與潯之汾水秦之河間同具有容故泉流既清在我自可信論胥無患雖然池之深果足恃哉

惟有堅利且多者城池有恃矣夫兵革米粟所以衛城池也堅利且多矣不更為地利之助乎且自古未有甲冑不足以御敵食廩不足以贍民而能免於貧弱者也夫國家所患在貧弱將卒來於旗下一詔曰修我矛戟實帑藏於辟出一令曰時乃糧糧處帝礪耕惟之後而備後者師興起日屢警者稼昧如雲固有備士卒樵甚甚得所作乎雖然猶有慮飯章其孔得矣以或者過隙即拂于丈尺備挽強無仰鉏鋤弗俗執兵擐甲失其經何以增高墮深溝之西金湯其水臭矣乃或者斗糧不踏菜色駭憂室聲如聽風雨莫代脫酒吁皮重其誠多以壯高原深谷之物而於是有以株馬屬兵之誠進者謂垣然雉堞而金鑄之庫猶虛塈盡澗而焚火之容甚非所以固吾圉也蓋沾安寧而豈有以晉農重粟之貌進者謂掌據既登而折轍難與圖存漢水方船而振塵或廢之食非則以啟商宇也蓋征米粟然而第言兵革歟又戰未發而擧祀已終不堅利無以禦敵也則必礪乃鋒穀乃甲以肅軍容然而第言木棟恐掣卷有令而挹平熙資不多無以窮糧也則必千斯食萬斯箱以充軍實然而有兵革無米粟車征六月轉嗟留有三星敗安利矣進在不殆則且否吾之三郊有備楚軍之七日無變而富強不偏廢然而得未秉火兵革乞餽無長未必誠寡有中立矣忠在不堅不利則且威揚與貴富大供弓矢與糧並附而食什有其資向特患未修戎器而外侮猝來耳今則征縉有濟而鄧刀吳劍非不降趙盾燕直非不勤向特患未歸芻糧而這種古罕耳今則轉輸不竭而暮食之資非不勝時張之用非不儼吾固之有感而聖朝制武裕農全與設文修六府冬官列庶曲之盛廢人治師度之極不期堅利與夕而自無不堅利與多也偏後不廢歲世所以有銜民奉民之政也夫後世喜幼好大政與守並計萬全戈盾各務一隊之雄糗糧莫止三旬之然以為不堅利不參而何嘗不堅利不勞也有恃無恐列國亦徒裕足兵足食之謀已矣而無如委而去之也

委去在九十二可易居之及夫天下馬大安去則地失其利安不委人和為得地明其故於域民固國不可更贊天威天下所且准可憑者人之心無可恃者人之加恤人心有可憑而竟至於無憑故背上忘君實驗馬難諭虎踞惟人力無可恃而究未嘗與州故保民守境遠險焉可謂雄風如謂衆庶多賤猶欲強舊坐據也亦嘗據與國之大一思其本末之形斯吾歷舉其地利如是則威力足伸豈慮民心之多懷威強足屈豈慮國勢之難支吾意其所恃以分畛域固對守控不疑赫然天下之雄圖哉奈何有地利而無人和竟至委而去之者使其胥情充湧何難併吞六合以收取威定霸之功茲何以衛我邊陲者反以蕩我邊陲也彼猶而逃亡日躰從分疆置界要奪回已變之革心則形勢有難恃矣使其衆志未滿亦足資佑人荒以大懷法混威之譽茲何以阻夫冠蓋者過以資夫寇敵也陽變而士卒已離轍阻山界渾終難限飭馳之馬凡則阨塞有雖矜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委去若是此而以人和者當之有不見其不然而威哉恭首思憾誠之疚眾情已渾難其時深溝高塹足備後險堅城孤糧可資守御而衆無固志必極之倒戈解甲空嗟民志之乖睽因而患威強之曾大勢日增雖其時生齒漸繁未詳保境版圖如故未極憑依而國有雄才自足含保司空慮其憚王靈之震懼所謂威天下也不可由域民固國而更驗其私乎聞別岸雄角立時不張旌伐之權乃未幾恃堅結者委其君據險要看李其上於靈所譖乃獨切歎仰焉古聖王篠造難艱原不徒受抑登封遠致齊從之象而近光者如天如帝皇風者不竦不懼知必有不期底而底自大都焚服彌神自河於有人有土之餘而上懷德外中興大難物平歟不逞過陵之勢乃未幾分界惟者多寡志守險塞者有去心神武所照若獨深震懼焉古賢君經營有術原欲以舊圖受豫一昭林淮之安而遐方咸初貢珍異域猶知奉耕知必有足徵其威而威乃賴者聲名通暢更可於得聚得國之外而進驗視為不以兵革之利抑域民固國不以封疆山谿也彼委去者亦知地利不如人和平筆況輕復詞亦固明

大題三萬選

是地利不一旬

是地利不

故曰域民

同文書局印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壬午浙江許春雷六君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張成渠

故曰城民至有不

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實指地利之非利，則人和其要矣。夫地利似較天時為可憑，乃委去之若是不如人和，不愈可信哉？然未謹憑據者，方設礮砲之堆塹，當

人和有由重微諸委去而益明矣夫惟人之未和故雖地利可守而
而是無委去也申言之曰不如某地利重而人和重乎今之處安
處則安時則安莫不曰苟克

以不在外而在內君子非然安於不羣臣大城民固國威天下皆特有道在也得失之間順時分焉豈可以君子之不羣而忽議且憂保所守者王也豈可以不羣臣也

可強亦可治性情可合亦可離而首以倚我墮體脊令以薄我墮體皆以粗大空襲發令過當大兒嚴篤鼻急緩急而知形勢無足為性情自足恃已如高城深池兵革未集坐而委之如是是何故哉當其先能塞自難自以為干並雄羣寡何能徒馬而來一帶鴻濛散何能

王所哉抑知烏合皆龍虎之士遺戍號牒白徒赤斧之流皆唇齒其雄喜始以為進益地之醫宜先無恤吾今而信協同人之廢足以致同功則次第尤與之分在是矣夫不見其事而去之非是自降也是自解也是自潰也是自晦也是自晦也是名為帥於而帥失其律發

前州者在形勢與實力皆老矣。以之抗高貴之敵，直可於未嘗決之焉。何則？強弱不在乎人謀，然所世無可爭之憑藉，而直期乎許當境，故底朝興亡姑之干戈，勢有難伸。而狃無然居，乃嗟尺寸之從違，彼與此有大相違絕者，早見諸沈幾觀望時已矣。而去之若失，是失人和，亦無有封疆之基而不能戰也。雖有山嶺之險，而不可戰也。

時參謀帷帳者無端而謂腹心之奸不在冠而在民建何不師於虛論也而不意其人情瓦解之真如是也即其降於齊雖嚴猶且謂士卒懼惄不能效公能中道盡充厚贊能投不能侵而且奮迅三軍可無消絕失亡之慘若惜十萬可無折隣子之羞使其時亟圖本計若無端而謂齊敗之於在外而在內應何不慢亂軍心也而不意其倒戈擊甲之意如是也吾乃恍然於地利不如人和之說矣哉眾眾可畏民眾更可畏至是而趣向之生據輿博不惜民命者以乘帥失地之由當亦自悔其已誤是故地勢有盡人心更无也至是而舉事之艱難佯發不重近功者以成敗利鈍之數當亦共知其不作善有底矣然而宇宙之圖不知集以廷分閭閻界上蕩之豪傑安者不問度數世而安臨寒原僅外之陵水帶者不問由追方而起辰上依然而唯圖易為原不待人心既去之始知其不可久持也而與如言地利者不肯迷信也惟極之將卒雄壯之時方悟夫存亡之數不在圖土而在得人欲於是而復沒思要結也則已既散而不能聚也何其悟之已邁哉放懷今古興亡之局不必復擇地委豪傑甘苦必競即一旅一歲亦若中興之時志士忠勇激發即義兵義船有後背用之急與情充溢而發敢可恤原不復版圖式廟之隆然也則已既離而不投合也何弗專之於始哉

其決也軍未至而是已勝於未敗者而是以亂則治是乾坤之未橫耶而急難與躋側之高已若是此其波濤抑池之深已若是謂是豫備設處之未見耶而利儲猶將有如是之此取撫臣皮有如是之革是且指以底寧等多形狼戾有如是之米多虞空杼有如是之果是且賴以滅星移而是竟升坐委之焉而是竟棄廢棄之焉何也是也利不如人和也由是而天地無成大人協吉足徵吾說之不謬矣夫林陰舊遠強列東藩樞野抑揚雄哉南服觀若吳之府旅坐振則知爪士不倚為爪牙則庶有遠心臣非寄以心督振日無外申盡郊折雖利捐益百有足過半至其車騎之地步卒十不啻一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與大利用長兵則用矛挺利用利矛者從廣闊而發虛賊儻更無論矣是或不然何以障不自作効擋拒而縱登水不吾游退拒而伐克顯然之猶坦羅防猝爾之始成其隨無人其奉非地也而是猶漢觀其丁天甲卒哉由是而太和保令美利無言足核吾論之至實矣夫類歸間發堂誰甘召赤狐思裏柰執臂雖違若是之狀猶風行則知尤寒而軍心但寒難成威常疑豐而徒馬未豐更難守卒勤士卒非和精學三有不折平至其知彼知己人以智底謀全氣全心人以勇致果與夫列陣惟和折衝惟和文縱惟和恭饑莫莫出而虜武營惟又無能好是或不然何以罷復無勞深溝宮而反資糧奔賈息鼓鶴備而終降中處之鮮半旋見外間之古困其蒙有利其指在和也而是猶信陳平章亥庚歲

雖有兵爭之利而不敢戰也其亦與威民固圉威天下固自有可以之道在那古君子深究天制治之原不必憑勢力以爭唯此策無所憑阻豈非所恃有利非所畏而本道以為維持則四海歸懷不戰亦堪屈敵此其故可伏而思也古君子深悉夫先王之化不必恃權術以為經營僉焉者微矣成定者河山懷柔者中外皆本道以相成登而君情樂也不戰自可假人此其故可靜而會也與他情有違也道在而有所以即道在而有所助矣且天得失之勢不倚智者而知也多寡之外不得再計而決也及其实觀成之畔若據天下之頃若此則又無可易之理而不可失之機也蓋道之顯分於意於不外返而自求故方休聖主奮興不以有形者於國勢之盛衰而以無形者險民心之周繩而道之立則從道者不當輕於自試放古來神宗首先既以同然者見景從之然後更以未然者假郊聖於人先不然以順政畔君子似不得不敢知乃竟有不戰之時者馬故謂人莫能知便武恐因衛生謬不與或貽宗社之憂嘗有冬青明委曲之忧輸幣示侵奪之意而數降以傍反錢證實之類聞者若不嘗若是也天謂之鉄鉢未船而淮海成深障懷王室之旌旗未至而晉天早切請仇益熾與畔之顛判者初非因不戰而情異也夫豈其腹雖未略正直未犯矛戟未發而始畏谷以養晦哉謂難德可不觀兵恐姑息為勇思故因城未嘗妄取也王孫程行生之使就學端不自矜簡況情與

學商氣見廟作墨字無一不掉脫下邊題詩寫道知仙貴何風而出土下數千年無樣一毫毛不過指一指畫屏古人丈母不下數萬首詩其名於七百字也。

其次也軍未至而是已勝於敗未敗而勝而是則謂是乾坤之未橫斯而危難與艱虞之高已若此其凶甚甚御池之深已若是謂是豫備恆在之未充斯而利儲鶴將有如是之兵取復尾處有如是之卒是且指以在震卦多形狼戾有如是之米多震雷極有如是之災是且賴以滅星終而是竟升星委之鴻而是竟益履東之馬何也是也利不如人和也由是而大地無成大人協吉足微吾說之不誣矣夫隸陽當主強列東眷極野抑揚雄威南服觀若是之用旗星散則知爪士不倚為爪牙則皆有違心臣非審以心精於算無失申畫郊圻利稱倍百有足道乎至其車騎之地步卒十不啻一弓弩之地短兵百不啻一與大利用長尺利用矛挺利用劍指者德廣濶圓而發虛跋儼更無論矣是或不然何以障不目佯効擗而避登冰不尋海遇寒枯而伐薪顯然之罪擅難防猝歿之始於其隨無人其奉非地也而是猶漢觀其丁天甲卒哉由是而太和保合美利無言足核吾論之至實矣夫頽勵問發嘗誰甘召赤孤思棄荼蘋嘯歌遺若某之脫偏風行則知尤矣寒而軍心俱寒誰當成虛宮空艤營而徒焉未嘗更縱守卒勤士卒非和輯學三有不折平至其知彼知己人以智成謀全氣全心人以勇致果與夫列陣惟和折衝惟和若錫充莫出而膺武營持又無論矣是或不然何以罷復亟勞渠溝宮而反潰堤奔冒息鼓驚備而致降中庭之群牛族見外閭之告固其蒙有利其指在和也而是猶信陳平章亥庚歲哉

雖有兵爭之利而不敢戰也。且亦患民困國疲，天下固自有可以之道在焉。古君子深究天制治之原，不必憑努力以革疎。此帶礪非所憑，阻隘非所恃，勝利非所長，而本道以為維持。則四海歸懷，不戰亦安。屈敵此其故可伏而思也。古君子深悉天授王之化，不必恃權術以為經營。會歸者便遠，定者河山懷柔者中內皆本道以相次登而居，情孚也。不戰自可服人。此其故可靜而會也。誠他時有違道在而有所以御道在而有所助矣。且天得失之勢，不倚智者而知也。多寡之外，不倚再討而決也。及其至親戚之畔，若擬天下之順若此，則又無可疑易之理，而不可失之慢也。蓋道之順分，疑急者不外返而自長。故古未聖主，每與不以有形者於國勢之盛衰而以無形者，驗民心之向背，而道之立判。從違者不當輕於自試。放古宋神宗首出既以問然者，見景從之烈揚，更以未然者，惟郊壇於先不然，以順政畔。君子似不得不知。乃竟有不戰之時者，曷故？謂人之何妨，便武恐因，衛生謀不戰，或貽宗社之憂。嘗有冬青明委曲之忧，論禁示優容之意，而數傳以優反錄。世賢之頌聞者，君不以其若是也。天朝之鉄鉞未解，而淮海成深障。懷王室之旌旗，未至而晉天早切請仇。益增與畔之顛判者，初非因不戰而情異也。夫豈其腹雖未略，正猶未把矛戟未停，而姑容以養晦哉？謂難處可不觀乎？恐如急為尊畔之體，殊者亦終非不戰而可定也。夫豈欲聞其郊加沮其魄，蹙其大行而因避回而不發哉？則必勝君子亦惟有道而已矣。

歐陽文忠公集

粵秀書院課

故曰城民

文鵠集

城廬

通鑑

數曰城民 多助 聖書院課 許炳耀

地利不足恃當擇道以得民矣夫城民固國威天下固自有道也觀冉道之多助不已概見乎今將欲保邦於草莽者非本固非使任地故兵之譖其謂以腹以為干城而吟城有不拘也仁義以為濟雖而險要有不爭也忠信以為甲冑而兵戎有不競也始也不措勢以凌人體也辱望風而吐歎吾初不詳所恃焉何術也及一觀乎至鳳之曲而知其所扶持者固別有在矣天時不如地利不脩言知而世之情地利者方謂無象之防體難設有形之圖錄誠也無形之聚金不及有象之成椎也是烏知得國得兵之消長哉申方之昔先王建國就僕制度賜與四方不自為風雨道路平直而會歸者萬社金湯真而安享者滿牛弓矢森而會同者萬國靖而安而外崇道所為惟持不厭也而誤所以者不知也昔督僕分藩度土紀烟整勒羣雄無敢逆陵四郊樂而免焉不必底四境而安而閭津不必據四郡服而弧矢不必張培邦本以情人心道所為舉制朝推也而昧於所以者不悟也封疆山路兵革升情無可恃者也則欲城民固國威天下者惟安持裁大亦曰進而已矣且夫築防之計聖主難忘奸宄完之堅出體止諸群強鄰之間設以直先即至猶若鬼畜於晨暮詳講式保并有垂裕初非憑權扶矜藉以載千百國寡陵之氣而存之使然然而其益之謀滅朝不齒民良之稽吟城何分効譽某之經河山依舊而且包支脰列偏武即以修文制治有良圖不为倚勢作弊自足靖大小邦觀制之此而卒然樂得此得道所由多助也當六七國力征經營之日亟擊敗四陵競之立國立說亦庶無藉然而道自可通也果使道路而行將中國可力家何論邦四夷可為守何論邊塞幕可為兵何論制義合斯世之推崇督厥一入於定宏之宇而庶氣全濟四方所以大和合也誠觀充塞乾坤億兆姓戚壤尤所謂非朴道之實效哉從數十世政教於臣之餘歛上觀宋周之盛治矢懶未免過咎然而道無可易也試使追龍共濟將問渠不中明禁而六服心也我亂同心同德三千人共奮馳驥其抑多助一明驗哉

故曰城民
申言地利之難得為患於所以者成也蓋民可城也國可固也天下可成也而各何以封疆以山谿以兵革牛羸子特馬其故曰長不解全之策富強者何其技也誰非懈豫之底而欲固以方隅誰非保障之基而欲既以要隘誰非屏藩之據而欲角以兵爭抑知防之介密取之介疏倚之愈深寄之愈左則夫世之據廣土猶重兵雄規九便力征經營者均非复也請陳具故今夫九鼎之廣四海之通詞非吾上字也平故要直之地保溝之匯猶非吾捍衛也平底中書之本耳見之供猶非吾控冒也平哉一人出而版圖散帶猶無干戈載何用乎盛何用乎固何用乎威而孰者賴此之謂抑抗之應不如抑所之直也皇固之據不如天府之雄也兩客之深不如雷霆之震也於是侈縱之異說訛往昔之名言故問寒而過於禁據形勢而授宇內挾聳笞而橫嗟謗俟於是懈豫之錄一發而終年仰保障之覽一變而為豪奪屏藩之樹一變而為敵優於是暫其界為其險用其轄自以為金城千里帝中百萬萬世業也時走特以封緝以山谿以兵革之策耳烏足以城民烏足以困國烏足以底天下然而不奪其所恃不足以破其說之堅也不究此所恃不足以折其計之情也則試與之營戎索之墟陽太行之陰過禹四望一覽無餘而其間利達猶如此猶是封疆之城也酸棗鴻溝猶是山谿之固也營銷發卒猶是兵革之威也則試回首當年民亦無恙財固亦無恙天下亦無恙耶遺跡猶新雄圖非皆抑何為抑於是而以之之算苟於是而以之之辭奈且夫郊圻之盡非不足以憑據不以之之算奈天時尤難非不足以據宇內也當霆之義非不足以慑服諸侯也金城千丘帝中百萬亦非不足以長治而久安也孰里遠鄉之境假東鴻溝之岨斧頭營之威又非足以囊括六合色青八荒也然而一人自此不言界而懈豫又不言險而保降資不吉利而屏藩猶抑何為耶吾故曰有道之規斷斷乎以彼不以此也請以告萬世之城民固國而底天下者文弊治弊則雖頃挫抑出其時尤妙在首尾如一筆書的是斯論子

故曰城民三句道海集陳蒙
且人主時欲集萬社帝為世博為友誠非無所挾而能安而任地
談兵者出乃欲以境相之以勢爭之以力奪之治之不沒持之愈
堅而莫知其不可得也古人固有先我言之者今夫言地利者其
大旨不外數端以爲民不可不城也否則浪固不可不固也否則
搖天下不可不威也否則弱於是言封疆之界於是言山谷之險
於是言兵革之利而世乃惡急馬以之平治而計制度威朝原不
為迂闊之圖患彼此之爭疆場不更重神京之建形勢未成而且
武功舉自阪深三代迭見于父之用封疆有罪山谷有险兵革有利
此其不廢也夫何待乎解戶而初綱繆聖世亦豈乏安全之計
弛民農之耕散遠誰顧忘儕爾之經邦基易撤而且人以或萌覬
健天家可無震疊之靈民之營城固之當聞天下當成各有由來
也又何待言而柰何人主之不善所以哉則見嚴結問慎免毫則
何故曰將以城民也然而嘗重北吁何堪底從客留東北已復雜
山置無封疆者乎而其界失限也則見國要塞浸城墻間可歎曰
特以固國也然而魚貫潛行重關不阻鴻溝難盡三刻已跡是豈
無山谿者乎而其險如夷也則見其師徒屠戮械閒何故曰將以
威天下也然而商師伐荆竟反父才楚眾三十未歸祖緒是豈無
兵甲者乎而其利已挫此是自古不尚地利之說可證其故矣何
以證之即以古言於爭地爭城之擾而不可靖姑試追世之昧
所以者而述之曰封疆不足恃山谿不足恃兵革不足以恃矣知
燬橫家必起而相斥矣方數萬戶民頽空存由于賦役鴻而去一
再傳長城未壞追人獸牧馬而來而聚九州之金錢其歲之府庫
者搆罕斬木之徒反得取資以為虐然復歛皆之惟附郭城據庸
閭津脩固武備皆大會一致此擇而不已謀乎一歲之隙而
不可振也試舉世之善所以者而謂之曰無封疆而自足城民無
山谿而自足則國無承平而自足威天下我知富者又疑其無
據矣乃問渠并無明記厥間造在六地完都本屬偏隅金湯早於
百里而戒四海之兵戈几喪我朝廷森立衣裳之府且較斧鉞
而稱威然後數昔之不爭尺寸不講形勢不尚力任固別有據持
也古人豈欺我乎

城民不以多助

墨華集

域民不以

文獻集 胡學工

城民不以

乙未辟寒游記

城氏不以謀圖而恃其末者、不知道之足恃也。夫城民固國威天下、豈非有
資於多力乎？然得道者斷不以此殆敵、捨人和之觀耳。今使有國
者必曰：吾於民無間其異故也。吾於國無間其安危也。吾於天下
無間其優懷也。雖往有道之君亦無此間達之慶。然少斤斤焉執
彼此之形、無當世諸侯角長較短，恐亦未當乎行仁之要與用兵
之心。惟明乎勢之所必取、而後知德之有可持矣。天時與地利、
皆不如人。聖人所以處於人和可矣。何必更言地利？方今之謀圖
有三。曰：城民而不知城之有道也。曰：固國而不知固之有道也。曰
成天下而不知成之有道也。夫民之往來無恆勢、雖有英主不得
而城。國之平陂無定敵、雖復侵滅、不得不而固矣。天下之失為強
共為弱、雖振長策而驅卒、不勝而咸失。然既滅城之固之、而且
威天下、而不知威之有道也。天民之往來無恆勢、雖有英主不得
而城。美河山之固、帝甲百萬以行中原、遂謂得勝算乎？今天下非小
弱也。崤函郡距宋衛中山之界自若也。伊闢孟門、太行亢父之險
自若也。臨淄之技擊三臂之武、其衣三屬之甲、日中而越百里者
自若也。而民之難倣如故國之危殆如故。天下之羣起而交爭、人
如故。是以知謀臣不遠而有衰之可憂者、勢也。而非道也。若夫得
道之、誠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一旅一歲、非有千里之外、遠岐連奄
非有天險之雄、虜營營役非有如林之旅、其於民也、分采丘丘而
已、不聞其城其於國也、度原祖冢而已、不聞其固其於天下也。仁
有義而已、不闻其威其民之至何以如斯。國之基何以不拔、天下之
望風景附者何以小邦懷而大邦畏也？蓋非旁助之功不至
此。今且踵天下諸侯而告之曰：奉得百二齊得十二。民之解倒懸
也不以北方城為城、淡水為池、國之負憩石也不以此岸甲三百
被棘三千。天下之脩職貢也不以此蓋古昔威時所持以自強者
止有民半國與天下。皆民之聚也、肩摩枕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
吾弟有以東將之馳驍之、未嘗不俯首聽命、猶無如撃之所。住人
各為其主。事道之所住人、遂聯為一心矣。請以多助之謀、質之利

文辭集 胡夢江
域民不以
助者如此
且古今無富強之善策即古今無抒格之民情亦觀其所以何如
平取以術而倚勢作威制據分爭有備未能無患治以心而恩明
培美尊君親上眾志直可成威古時近悅遠來而邦基革易革
教行而論者初莫名其挾持之何甚而不知收效於既近聞者要
非無本也不然第言地利則古人嘗以馬倉生之會所為借助於
與借助於食者斯道得焉矣而高宗如彼而委去如此如制治自
有本原固不在區區形勢間也興亡互進言域民固威天下民
雖有輸誠奉義之忱斷不能令列邦之風土人情移吉量指而況
踰情者金湯拱墜隣壤者弧矢發宣撫取苟失其道依违表裏真
制乎豪強干城益疏其捍衛而奸人騷動每一發而難收而民非
有誠德感恩之誠勢不能統一國之心思村加強受範圍又况據
津梁者効求和銷鋒鏑者揭竿起豐贊東弟誘乎禮節拔百里
胡然而崛起一旅何以有興王知聖主規模總不矜乎未始誠以
封疆山谿兵革不足以所以者因自有道也智取術取之則可以
備百族之才能不可以服其情之心志故古王招撫懷遠猶能以
不階尺土不費一兵籍繩取於無殊心腹股肱之效追責之而冥
頑其動潛移之而鼓舞樂從故激情義變仁愛當以憂樂與其
好惡與同者惑乎於履辟直也奉因共由之路胥民國天下而
其外者也情通體而民通情山谿而國通情兵革而天下雖得其
道而忘私乎愚道不必廣拓版圖而舉土廉知屏翰道不必侈張
要害而堅石奠乎也愚道不必廢舊制而忠信勝於甲冑仁政
行而使頑者革恨不能捐軀赴難仰答聖明固不積從王而已深
感激也蓋其涵濡於政德者久矣民以封疆而界不能限國以山
谿而險不足恃天下以兵革而利不可思得其道而忠愛奮焉道
不必除闢禁以市義而城其身更減其心道不必去扼要以偷安
而固於外更固於內道不必弛戎行以賈禍而威以力更威以懲
慈祥善而退逋文學恨不獲全走趙承少伸忧憤故雖盡瘁而勞
不敢辭雖犯難而義無可避也蓋其漸被於仁惠者深矣所謂多

城民不以
證地利之不足恃可愧然於不以之故失天民也國也天下也何
所以而城之固之盛之半識者曰其故不在封疆山谿兵革且人
主撫有四方其民相附比也其國如金湯也其全軍却沒處於天
下也果何恃而致此哉人第知其有所恃則為之指揮圍定形勢
窮觀其武備之備而不知其有所不恃不外於釋迦迦摩羅山
侈其單寡之威地利不如人和其故可見矣今夫地利不一端是
不外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已知古未有無所扶持而堪
摧敗者我城百里不喪化毫義取端義據險以守其剛義取諸水
鉢失以威天下義取諸學易而審象占有地利者固宜其能在
之能右之也其誰曰不足以子未有無所據取而逞雄心者昔古
郊圻封宗畢令盡其方山高大川廣實許其地號尤矛甲皆皆
誓壯其兵卒善而善用勢有地利者固宜其能舉之也其誰曰不必
其誰曰不必以試為問攻城掠地之民殺伐者庶於公私何由保
聚其夫家也則吾所以城之全曰以封疆之界試為問合縱連橫
之國紛紛堵互為攻爭何由日聞其土字也則吾所以固之全曰
以山路之險更試為問七雄自立之天子持廷者雖攻力征經略
何由用風而波原也則吾所以成之全曰以兵革之利然而觀五
周之興也豈又居乎幽僻避秋何以論其文考之有此非建國保
云作也至我武允商允定且崇虎賁厭利之風猶有封疆固有山
谿固有此半而顧若輕而輕謂之也固而觀列侯之橫也果聞漢
柔之封西方何以堅哉秦滅雅州之變六國何以交攻即以齊魯
甲自始徒成構忍強兵之舉豈無封疆豈無山谿豈無兵革而區
自危焉危胡為也今知其故矣不以此昔所以者此封疆山谿兵
革今所以者亦此封疆山谿兵革乃封疆恃彼以城民此之山谿
猶昔而固國非兵革猶昔而威天下則非其不以之情形略顯然在
固國此之兵革韓質彼以威天下其不以之情形略顯然在指揮
之間此地利不如人和之證也不可恍然於其故乎

大是二事選

域民不以

域民不以

三句

域氏不以

三句

文林官見 王道新

文萬集 劉獻之

固國不以

多助

東陽書院錄 倪有樞

同文書局印

奉七雄之所恃，可恃所以之非矣。夫封疆山野兵卒，七雄所恃以城民，固國威天下也。孟子尽其所以之非，其界限利害，足指哉？若以凡明乎長治久安之良序，不遠道而故集，厭之民不陰山河，故能服情固之圖，獨行無敵，故攻國無邑，天下莫之能傷。乃今諸士大夫掌司形勢，私據其惟吾能立之罷石，則吾本之耽信地利不如人和，試推其致而中之。可使洲海以占星有分土，亦有分野。司空執度量以制之，無曠土亦無游民，故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濟封之，形方民制其地域而封疆之，申畫郊圻，無殊縫界，以容民非以城民。乃者虎牢等城，成然暇廢，版遂謂封入能達其疆，更可捕亡也。然而采薪依榜爭乘刈拾矣，楚客漁吹矣，市鬻春農，捨雉而闢矣，而況列七百餘里之地，元金西涉，納一十五色之雜亡上郡，不得七色歸於六城縣郡也。則試思先王之此，真其賦子未而不欺苗矣。是以無形之封，無不界之界也。而漢所分區割於西北多此，唯其高而太行為水東南多水則揚蕩，故投鞭斷流矣。聞五丁者雲連棲遼，伐三苗者波昌洞庭矣，而北不測之輪焉。山林川澤，皆於司險以守國，非以固國。乃者夷庚爲外朱城，刑薄河濱，差罰石城，雄千仞，湯池跨下，水決晉陽也。則試思先王之世，真其兵中上而不矜曰寒半，是以無形之山，無不險之險也。而豈於碣山帶河哉？夏官司五兵，習擊敵者法有十四變，姬公定三年為合甲者，寿可三百年。故鶴誠賜弓，牧伯司九伐，馬貞胄未變。公使斧于秦，追甲敵于因，承蛇者與其難，穿魚門矣。而況秦有跋躠荆棘，踰貴賤，偷之徒，而義渠襲其國，梁有武力，僕射秦，項周養之嚴，而馬陵覆其軍，不復乘勝以六十萬敗長平以四十萬流也。則試思先王之世，真其為良咎而反鑄劍戟，我足以無形之兵，卒不利之利也。而豈藉讐堅執鏡哉？世主當知所以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文萬集 劉獻之

固國不以

多助

東陽書院錄 倪有樞

同文書局印

險與利，人不足恃。得道為先務矣。天授與利，雖以難封疆，其不足恃一也。道得財入和不可決其多助歲且大豐，治國平天下之術，其探本則為平民而推極則在于進求於道之外，則廢情濶而守與樂皆非極乎道之原則，采志乎而慈與義相繫，其所扶植亦其所自為也。而外視乎民者不必追謀堅弱，而善用乎民者其先已異焉。原矣！如城民以封疆，缺民之助也。而不以如是則國與天下可推兵而攘曰：山路之險，兵革之利，越登中原而左右山上游百里，要害百里，當隘陽邊，國威資助，塞於崖底，乃昔人遠慮深謀，慨夫遺址，雖存其附，誰家勞苦，舊邦猶在，徒傷廢代，奉本而一鄉已殘，且觀望亞而捨恨兵士，如必有整乎貧困之先者，夫人故民，必以封疆之界而已。夫封疆之界，亦何嘗不以城民？故公侯之封方百里，于男之封五十里，各有其疆，即各有其界也。而使斯民安，則庶幾之。而封疆，則必有兩不相安之事。故後世重奪之，還每開端於邊塞，封以殷民，以旅封以懷姓九宗，各以其疆，即各以其亂，而下而具區分流，故踐華夷城者，或居最焉。之山，馬肉河為津，奔下而其疆之離也。山林川澤，皆於司險以守國，非以固國。乃者夷庚爲外朱城，刑薄河濱，差罰石城，雄千仞，湯池跨下，水決晉陽也。則試思先王之世，真其兵中上而不矜曰寒半，是以無形之山，無不險之險也。而豈於碣山帶河哉？夏官司五兵，習擊敵者法有十四變，姬公定三年為合甲者，寿可三百年。故鶴誠賜弓，牧伯司九伐，馬貞胄未變。公使斧于秦，追甲敵于因，承蛇者與其難，穿魚門矣。而况秦有跋躠荆棘，踰貴賤，偷之徒，而義渠襲其國，梁有武力，僕射秦，項周養之嚴，而馬陵覆其軍，不復乘勝以六十萬敗長平以四十萬流也。則試思先王之世，真其為良咎而反鑄劍戟，我足以無形之兵，卒不利之利也。而豈藉讐堅執鏡哉？世主當知所以矣。

沈祖濬題精力彌滿卷有 國初諸老氣息

國不以
多助

紫陽書院錄
卷第

固國不以
一句

大約集
李宗昉

固國不以山海之險
一句

文集
李唐

險與利不足恃可陰多助之故矣夫山路兵車之用猶封疆之域威者雖有其地而無其保全之本不必以得民為務吳都知控臥薪自古有未可憐者不益信多助之抗手且負固者於害財勞取國勢之強並兼所存徒物遠而往驗人心之合或大業者自洽此情自來據祖宗之燒耕培備之委謂係民之上策無過此也豈如善保民者固自有其能誠民不以封疆之界誠以利權裕足以勝民數定民居而未必得民心也即民本心助我而而吾地則者曰更有山路之險其卒之利在形勝為兵法所必爭孰要臨衝鎮繕視湖河之险無得足以為勝將地若距塞近是得我授封于襟江城縣之區境更壯廣知七中閩王遂初不必以制據者自欲其規據武備為威朝所不厭我其禁築城伐資斧夫之破氣焰是以成將多捨所衛遂失衡我輕于承制里連鄉之滋僅暨肩背知容保母人之相不必以攻守若自於其船營險與利之不以不指對難城民半吾觀其故而豐金大得道者矣使舅至害兵虜殺備者我不必信何以據上岸之勝將者頃日而平將久殊之事充敵者望風而遁愚與利自多成敗本原既格則從公幼少何嘗不背時榮之方若謂金湯其難永守錢獨亦可恃威何以定天府以足鄰厚根已聞零鹿勁兵以制眾揚軍轉轍也險與利則惟克備者善化本孚厥力征經略為有語天畏威之成功之多也非得道者莫為我大難削平之始或山幽避酒借就自尊或長徵林礪頭其坐標亦謂其可破萬馬自存版籍之雄然而並不足安答支流深或被神刺者全鎧廣恢復亦謂之勝多於我且可足卽折之變然而這不足以服之也觀覽古今世文不夷稚齡卒之雄心置腹之除辟材及命長世子此之略嚴國務誠可為界者則勤陳之死利不如人和不誠信哉

義則發經史詞則夏王殷金出色當行自是千人皆見之技

大選主導道

立威天下不

感天下不 多助

威天下不

同文書局

成天下不

多助

拔萃集 閻名

威天下不

趙等一名 張家煦

卷之三

錢選集 徐傳范

成是不情乎兵革益知多助之有本矣夫兵革所以衛民而守國者也威不以之則致多助者所貴乎得道哉且聖王尚威惟是而舉未威城豈必揚兵耀武修築辟力之輔助威蓋主德脩而無形之甲冑固於全邊民心協而有恭之聲威至於兵甲古所為道治人情而威行海內者夫固恃險不載精兵尤不事也封疆山谿倉卒不以歲誠以城民春能城民之衆而不能城民之心固國者能固國之形而不能固國之本也則所以服民心而張國勢者果何道之以據勝不曰兵革莫抑如不然子天不蒞河山何以固策而威天下不以是也擇其道於君心而說仁義之民即為執銳披堅之形故卑甲舛而百姓共仰其聲威鋒力不竭疆圉何以無虞而威天下更不以是也通其道於民心而昇化從風之氣無非折衝御侮之此故爭失柔而萬方咸欵其慶是若知兵革之不以一如封疆山谿之不足以也明矣且夫兵革之以不以也亦何常之用乎主計謀防舉一旦烽烟告警何嘗地或備而致大師斯惟軍來脩而若氣激之猶將就從風之形使其撫膺詰之此而那本不擅國威不挫況聖主道攝寰區一時聲勢所震豈必矯子爭以宣威沙漠淮濱化涿而裂心術之罪有斷斧憑陣之能亦固於感思累體之重而城池非固戍肩非據何聊道之所據者雖而威之所及者遠也並莫因於人心人心之威雖封疆不得而服之兵革亦不得而防之也其道有以效之聖人以干戈者弱之王即令偃旗息鼓天下已空其聲威沉淵猶四時更動其簡沒跡蹤從戎之下以兵革固足以謂達體即不以兵革亦足以謂封疆道莫強於人心人心之泰然山谿莫得而固近即兵革亦不得而駐之也無他道有以招之聖人以禮義平情之幽即絕兵革於天下亦不得而謂其過既無能武備大憲萬更潔以惟心間風等應之餘以兵革固協于奉情即不以兵革亦足防守眾志非然兵雖多固難固其如民之身財何

威天下不以兵甲
多助之攻益坚
固者攻之不破
城者攻之不拔
此皆以得道者
居之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
界，固国不以山
谿湖海，威天下
不以兵革。此三
者，非能勝也，
能以勝者也。故
曰：「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
於敵國，多助之
至於民從。」寡
助之至於敵國，
寡無能為也。多
助之至於民從，
多者必勝也。故
曰：「多助之者
必勝，寡助之者
必敗。」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錢選集 徐傳范

有所以威天下者而兵革非所恃矣善矣兵革足以威天下也然觀地利不如人和則威天下者果以其利乎今使將軍下制兵之用概無裨於國計也則人之簡其軍資者又何為哉夫與武備而盡弛之是謂忘武忘武者固足以啟寇禦恃武備而專務之此謂躉武廢武者亦難以服人心自來陰成之辭初何嘗詳言謂威而要其所為震壹一世者固非僅賴有此舉如封泰山殆之不足皆因已而或者謂封疆之不可威民以無衛此不者也使備武甚以衛之則不獨民不可威即民心亦可威矣始之不能固固以無守此險者也使備武事以守之則不獨固有由固即天下亦有由威矣兵革之用大矣故謂嘗除昔春秋之時勞輒之而知兵革之足以威天下也魯則公徒三萬而貝胄可美其儀則君子六千而甲楯必更其制他如齊移兵革之龜楚齊鄭等之雄衛誌革車之數兵革庫中之於一時之執就拔堅毅無不陳兵革以自力方於天下則叔威所以定霸也又嘗計今列國之時勞輒之而知兵革之足以威天下也秦則督擊百萬而籍成帝王之業楚則持兵革百萬而威擅霸主之計他如齊擁帶甲數十萬之眾燕擁兵甲六百乘之號趙統甲兵數十萬之強魏兼武力二十餘萬之眾一時之養精蓄銳輕其不務兵革以爭衡於天下則威氣所以名聞也惟其以利馬故也而抑知有不然者必欲銷鋒鏟鬪破兵革而不試以別據天鷹取天下之權破古人之意與安無其令人之豈能而弗示天下以舊顧何以为之班苗不務於營求而務於班之伐崇不降於臨衝而降於因亟可知經營天下必有所裕於兵革未起之前而後宗武略興當也而威之所存又何必殺乃甲兵之備乃弓矢鎗刀矛矛鎗乃鋒刃苟得利卒過彼其兵革以自強而率制天下必有所存於一卒万機之際而徒帥軍卒益也而威之所存固猶是木頃一兵卒圖一士卒折一大木絕一城何也道在故也